

修之於天下：道教對當下時代挑戰的回應

陳敬陽

【摘要】老子在《太上道德經》第八十章提出「小國寡民」的概念，描述了一個以簡單質樸生活主導的理想社會，這使很多人認為道家等同於隱逸思想，而道教修行崇尚超脫塵寰的「仙道」，更加強了這方面的印象。然而，《太上道德經》其實亦有關切政治和社會的內容，例如第五十四章便講到人如何將「道」從身推行到「家」、「鄉」、「國」以至「天下」。當下人類文明進入資訊時代，與此同時，道教信仰和文化亦隨着中華文化更廣泛向世界傳播，道教應當如何以聖真的智慧回應物質文明的急速發展，以及與不同文明和宗教溝流，都是極為重要的話題。

（一）

毫無疑問，當下的二十一世紀是人類文明有史以來發展最急遽的一刻。文明進步最具體的表現，是社會上一般人生活品質的改善、教育程度的提高和預期壽命的延長。有人認為這種文明的進步使人擺脫了蒙昧無知，尤其是不再將突如其來的疾病和災禍歸因於那些不可預測的神秘力量。在現代社會一個人往往更加能夠掌握自己的思想和行為，藉以尋求理想的生活，而毋須將自己的命運完全仰賴於血緣、地緣、風俗、社會階層等等因素。影響所及，整個現代社會的道德倫理價值標準亦自然而然的推移。不少人認為，古老的傳統宗教信仰面對「新時代」種種的挑戰，其本身以至對社會文化各方面的影響，只會日漸褪色。然而，歷史經驗說明，在人類文明中傳統宗教信仰對生命的終極關懷，以及為社會文化所提供的基本價值觀，不但難以被取代，且足以繼續引領文明的發展。

(二)

當下人類文明急遽發展最大的動力來自於資訊科技革命。雖然這次科技革命的正面影響廣泛滲透於人類社會文化的方方面面，但它終究不能夠滿足人類所有方面尤其是精神和心靈上的需求。

資訊科技革命的一個漣漪效應，是人的精神和心靈比舊日更加消極和空虛。這場革命作為一種生產技術的改革，除了促進了生產效率和效益外，亦間接降低了整體的勞動時間。不論從基礎的數位化、自動化、信息化，到最先進的「大數據」分析和人工智能，它們的作用無一不是以更簡易、快捷和廉價的方法去完成工作。縱然今日部分已發展國家或地區仍存在着工時過長問題，但如同歷史上農業機械化最終以機械大幅取代了人畜力量一樣，長遠而言一般人的勞動時間只會不斷減少，特別是那些重複枯燥的工作預期將會消失。

對於現代社會營營役役的人來說，無時無刻都渴求更多的休息時間，可是過度的閒暇對人來說卻未必是益處。民初學者王國維（1877-1927）於 1907 年發表的〈人間嗜好之研究〉提到：

活動之不能以須臾息者，其唯人心乎。夫人心本以活動為生活者也。心得其活動之地，則感一種之快樂，反是則感一種之苦痛。此種苦痛，非積極的苦痛，而消極的苦痛也。易言以明之，即空虛的苦痛也。空虛的苦痛，比積極的苦痛尤為人所難堪。何則？積極的苦痛，猶為心之活動之一種，故亦含快樂之原質，而空虛的苦痛，則並此原質而無之故也。……工作之為一種積極的苦痛，吾人之所經驗也。且人固不能終日從事於工作，歲有閒月，月有閒日，日有閒時，殊如生活之道不苦者。其工作愈簡，其閒暇愈多，此時雖乏積極的苦痛，然以空虛之消極的苦痛代之，故苟足以供其心之活動者，雖無益於生活之事業，亦驚而趨之。¹

¹ 王國維：《王國維全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第十四卷，頁 112。本文原刊於《教育世界》第 146 號（1907）。

王國維提出人的心靈必須「活動」才能夠感受到快樂，故此本質上「閒暇」是人一種「消極」、「空虛的苦痛」，因而人必須以「嗜好」來撫慰自己的心靈。那麼閒暇愈長，必然所需愈多的「嗜好」去消磨「苦痛」。現代人沉迷於互聯網上的社交媒體和影片分享網站，以及將會大行其道的元宇宙（meta universe），往往被視為心靈消極和空虛的表現。

以資訊科技的產物作為消磨時間，難免陷入訊息爆炸所形成的泥沼。通過互聯網達成的資訊傳輸便利，原本是資訊科技革命的一大成果，可是資訊或數據數量的急速增加，卻引發一連串前所未有的問題。在前互聯網時代資訊傳輸的渠道相當有限，直至數十年前，只有政府和媒體具備大規模發佈信息的能力，而一般人亦信服它們發佈的信息。即使在互聯網時代初期，使用者亦相當依賴入口網站（web portal）。惟隨着互聯網技術的普及誕生了 Web 2.0 的理念，提出互聯網並非只供使用者被動瀏覽內容，而是可以由使用者之間的的分享和互動構成內容。這個現象最終造成了信息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其好處是信息更加豐富和多元，但缺點卻是信息泛濫、知識碎片化和信息真假難辨，甚至因而造成現實社會的問題。

（三）

資訊科技革命對傳統宗教信仰造成難以評估的衝擊。傳統宗教信仰的傳播同樣得益於資訊傳輸便利，不過這種便利的副作用，是宗教機構和人士的「正統」和「權威」卻愈見失落。舊日宗教經典和教義的傳承往往有嚴格的規範，這一方面受制於宗教文獻的缺乏流通，另一方面涉及宗教信仰的神聖。然而，今天於互聯網上搜尋和獲取一份宗教文獻可以說是輕易而舉，而在社交媒體和影片分享網站上解說宗教經典和教義，亦並不是任何一個人或機構的專利。

近百年來道教文獻彙編《道藏》的傳播，是說明資訊科技改革對宗教文獻流通影響絕佳的例子。從北宋至清代約八百年間，朝廷和道士按傳統多次編印大型的經籍彙編《道藏》，至今傳世的有明代的《正統道藏》、《萬曆續道藏》和清代的《道藏輯要》。過去《道藏》大多數印刷本被珍藏在道觀內

而並非流通的圖書，只有一些人以官僚身分或學者名望能夠從道觀借閱，但在取閱不便的情況下都只能作一些雜記或抄錄。直到 1923 至 1926 年，商務印書館在上海以「涵芬樓」的名義將北京白雲觀所藏明代《道藏》影印出版，至此這套文獻才可算是首次「公諸於世」。不過「涵芬樓」版本印刷量有限，直到五、六十年後被各家出版社翻印才普遍被大型圖書館收藏。² 然而使人意想不到的，到了 2000 年代初有人把這部文獻用電腦掃描後儲存於一隻容量 4.7 GB DVD 光盤內，一瞬之間這部文獻就以這形式在道教界和學術界廣泛流傳。時至今日，《道藏》和其他更加難得一見的文獻可在多個網站瀏覽和下載。

資訊傳輸便利亦使道教儀式的傳承發生變化。概括來說，道教儀式具備了動態和靜態元素。動態元素指法事中道士的「唱」、「唸」、「做」，靜態元素則包括壇場佈置、服飾、法器、儀式本、文檢等。在唱唸的部分，道士會以特定的節奏和腔調朗讀或吟唱經文，有時候更會伴以樂器演奏。按道教傳統這些儀式中使用的「聲樂」和「器樂」泛稱作「韻」、「經韻」、「韻腔」。因此道士初學儀式，首要掌握的就是經韻的唱誦。2010 年代中期筆者曾經接受委託以口述歷史形式訪問廣州道士，了解到三代道士學習經韻的經歷。年屆耄耋的道士憶述過去「學經」，形式是師徒口口相傳，師傅唸唱一句、徒弟默記一句。改革開放以後的 1980 年代，新入道的道士「學經」時會利用卡式錄音帶，以重覆聆聽師傅的唱誦。到了今天，用來錄音的工具十分先進，但師傅卻慨嘆徒弟寧願多花時間在互聯網上搜尋信仰知識。³

在 2019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間，傳統宗教信仰所受到資訊科技革命的影響更為顯著。當宗教場所關閉，日常禮拜、節日慶祝活動、朝聖被長時間暫停，取而代之在互聯網上直播儀式和活動成為了「新常態」。過去強調信

² 朱越利：〈《道藏》的編纂、研究和整理〉，《中國道教》1990 年第 2 期（1990 年 1 月），頁 27-35。李豐楙：〈當前《道藏》研究的成果及其展望〉，《書目季刊》，第 25 卷第 3 期（1991 年 12 月），頁 3-24。

³ 有關口述歷史訪問源於政治大學華人宗教研究中心當代中國道教口述歷史（1949-present）研究計畫，謹此說明。

眾必須親身參與儀式和活動方能夠有所體驗，目前的「新常態」不但使人反思，且不禁令人想到傳統宗教信仰最終也將走向虛擬世界。

(四)

面對上述當下時代對人與宗教的影響，身為傳統宗教信仰之一的道教應該怎樣的回應？向來道教給人的印象是一個崇尚隱逸的宗教。西漢司馬遷（前 145-前 1 世紀初）在《史記》中形容老子是「隱君子」，意思即是隱士，因而後來的人很容易誤會道教思想是不積極的隱世思想，對俗世發生的事情漠不關心。老子在《道德經》第八十章提出「小國寡民」的概念，描述了一個以簡單質樸生活主導的理想社會，往往被認為是隱逸的一個極致。

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⁴

「小國寡民」的概念大抵基於「無為」思想。所謂「無為」，根據傳統解釋即是「因成循故，無所造作⁵」。這種對簡單質樸生活的追求，與現代社會崇尚物質文明的發達和進步截然相反。縱然如此，西漢初年的「無為而治」被視為這種「小國寡民」概念的良好實踐。與此同時，講述歷代高道超脫塵寰的仙史，也進一步加強了道教在一般人眼中的刻板印象。

事實上老子提出「小國寡民」的概念，正正反映道教亦有治世的思想。《道德經》第五十四章說：

⁴ 王卡點校：《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北京：中華書局，1993），〈獨立第八十〉，頁 303-304。

⁵ 王卡點校：《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恩始第六十三〉，頁 245。

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⁶

所謂修道並非單純一種個人行為，其最終目的是將「道」從個人（身）延伸到家庭、鄉里、國家以至天下，而有「道」之人亦具備審視其他人、家庭、鄉里、國家和天下的能力。「修之於天下」的理念正是道教對現世回應的原則。

金元時期全真道的發展，正是歷史上道教對「修之於天下」理念實踐的寫照。從重陽子王嘉（1112-1170）創教，再經歷他四名弟子丹陽子馬鈺（1123-1183）、長真子譚處端（1123-1185）、長生子劉處玄（1147-1203）和長春子丘處機（1148-1227）相繼掌教，這個新的宗派於 1160 年代至 13 世紀初的五、六十年間，從寂寂無名發展至教門大興。全真道興起其中一個標誌，是得到當時北方金朝和蒙元統治者的重視和支持。名列「七真」之一，王嘉另一名重要弟子玉陽子王處一（1142-1217）最先於大定二十七年（1187）獲金世宗（1161-1189 在位）宣召，其後再四次獲金世宗和金章宗（1189-1208 在位）宣召。隨後，丘處機和劉處玄亦分別於大定二十八年（1188）和承安二年（1197）起獲得金朝統治者屢次召見。⁷ 1201 至 1203 年間，丘處機應詔從中原西行至大雪山（今興都庫什山）與蒙古大汗成吉思汗會面，返回中原後獲准於燕京天長觀（今北京市白雲觀）大規模的弘教，全真道在政治上和社會上的影響力在這時到達頂峰。丘處機弟子李志常（1193-1256）形容：「自師之復來，諸方道侶雲集，邪說日寢。京人翕然歸慕，若戶曉家喻。教門四闢，百倍往昔。」⁸

⁶ 王卡點校：《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修觀第五十四〉，頁 207-208。

⁷ 趙衛東：《金元全真道教史論》（濟南：齊魯書社，2010），頁 127-149。

⁸ 顧寶田、何靜文注譯：《新譯長春真人西遊記》（臺北：三民書局：2008），頁 164。

然而，當其時全真道眾對於教門短時間內的巨大變化，亦有所疑惑。《清和真人北遊語錄》記載了全真道第三代人物，亦即第六任掌教清和子尹志平（1169-1251）在義州（今遼寧省錦州市）與當地朝元觀道眾一段對話：

義州朝元觀會眾夜話，話及教門法度更變不一事。師曰：「《易》有云：『隨時之義。』大矣哉。」謂人之動靜，必當隨時之宜，如或不然，則未有不失其正者。丹陽師父以無為主教，長生真人無為有為相半。至長春師父，有為十之九，無為雖有其一，猶存而勿用焉。道同時異也。如丹陽師父《十勸》有云：「茅屋不過三間。」在今日則恐不可。若執而行之，未見其有得。譬如種粟於冬時，雖功用累倍，終不能有成。今日之教，雖大行有為，豈盡絕其無為，惟不當其時，則存而勿用耳。且此時十月也，不可以種粟，人所共知，非粟不可，時不可也。⁹

尹志平引用易經六十四卦中隨卦〈彖傳〉所說的「隨時之義」，指出教門發展要順應時勢。他回顧過去數十年上一輩掌教時，教門的行事方式從「無為」、「無為有為相半」至「有為十之九」，認為這只不過是「道同時異」，即不同人以適應不同時代的方法去弘揚大道。尹志平再提到過去馬鈺在〈十勸〉中告誡道眾：「居庵屋不過三間，道伴不過三人。」¹⁰ 這套修道形式至為簡單，但於當時教門大興時仍然依舊執行這個舊規矩不會成功，情況如同在冬天播下粟種，即使花再多的功夫栽植也不會得到任何收成。

（五）

傳統宗教信仰需要探索在各方面如何與時代互相適應，但正如尹志平所說「道同時異」，「道」所代表核心信仰價值才是跨越時代和形式的存在。老

⁹ 《清和真人北遊語錄》，卷二。《中華道藏》（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第26冊，頁739。

¹⁰ 馬鈺〈十勸〉記載於陝西省西安市鄠邑區（舊稱鄠縣、戶縣）的〈丹陽馬真人十勸碑〉。見陳垣編纂，陳智超、曾慶瑛校補：《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頁432-433。

子在《道德經》中說明「道」是虛無自然的存在，但他亦指出人是可以順應「道」的法則來作為。在這方面《道德經》第六十七章提出「三寶」之說：

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其慈且勇，舍其儉且廣，舍其後且先，死矣。¹¹

這裏三寶分別是指「慈」、「儉」和「不敢為天下先」。以通俗的話語來說「慈」即慈愛之心，「儉」即儉樸之心，而「不敢為天下先」即謙讓之心。若果將「三寶」與 2019 年天主教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與艾資哈爾大伊瑪目艾哈默德·泰耶伯（Ahmad Al-Tayyeb）發表的《關於世界和平共生的人類友愛宣言》共同審視，可以發現這三個價值標準並非只適用於道教或華人社會，而是可以通行於普世。

《道德經》不同章節都提到「道」有長養萬物、利濟萬物之功，正如第八章以「水」為比喻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¹² 人仿效「道」利人利物，以無私的慈愛之心去救人救物，而這份愛最需要惠及的是最卑下的人和地方。在這方面《宣言》提到：「基於憐憫的正義是為了實現每個人都有權利有尊嚴的生活而遵循的道路。」而這種對人的憐憫關愛應要注意到婦女、兒童、老年人、弱者、殘疾人和被壓迫者。「三寶」中的慈愛之心是對人良知的一種呼喚，亦正可以用來回應當下社會人與人之間過於疏離，以及資訊泛濫使人麻木所造成的沮喪、孤立和絕望。

當下時代資訊傳輸的便利，使人不論身處何地無時無刻都可以接觸花花世界，也激發大部分人對物質無止境的追求。《道德經》經常提醒人眷戀物質造成的不良影響。第三章說：「不見可欲，使心不亂。」¹³ 第十二章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¹⁴ 大道對於萬事萬物都是恰到好處，故此「三寶」

¹¹ 王卡：《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三寶第六十七〉，頁 262-264。

¹² 王卡：《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易性第八〉，頁 28-29。

¹³ 王卡：《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安民第三〉，頁 10。

¹⁴ 王卡：《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檢欲第十二〉，頁 45。

中的儉樸之心正是希望人能夠以「道」為榜樣控制自己的欲望，用「素」、「樸」、「嗇」為準則以保存自我。¹⁵ 在這方面《宣言》提到：「重新喚起年輕人的宗教意識，以使後代免受唯物主義思想，以及崇尚武力而非法律力量的肆無忌憚的貪婪和冷漠的危險政策的影響。」老子要人細想欲望真的重要嗎？他說：「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¹⁶ 世人都追求名譽和財貨，希望把好的東西積存起來，但老子反問大家的名譽和財貨，難道比自己的精神和身體重要嗎？而花盡心機去積存起來的東西，可以保證永遠不會消失嗎？儉樸之心正是對當下時代盲目追逐資本的反思。

人類歷史大部分的爭鬥源於爭奪有限的資源，曾幾何時人類憧憬當下物質越來越富裕，加上資訊科技促進了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因此將會迎接一個和平時代的來臨，然而事如願違，各地恐怖主義、極端主義、地區衝突不斷加劇。老子的時代並非太平盛世，故此他在《道德經》中反覆痛陳戰爭的禍害。第四十六章說：「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¹⁷ 春秋時代戰車是戰場上的主力兵種，用來拉戰車的馬匹是重要的戰略資源，不過太平盛世時馬匹無用「武」之地，反而給農人用來犁田，但戰亂不休時馬匹卻連世代繁衍都在戰場之上。第三十章說：「大軍之後，必有凶年。」¹⁸ 在戰爭時期人不是被徵召上戰場打仗，就是死於兵荒馬亂之中，在這種狀況下還怎可能正常耕作生產呢？最終會引發歉收和饑荒。老子更指出仇恨是難以化解。第七十九章說：「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¹⁹ 老子認為人性是難以忘記仇恨，即使有一天雙方和解了心中仍然會留下餘恨。因此人與人之間應該避免結怨，而以「三寶」中謙讓之心為本去與他人溝通和相處就是方法。在這方面《宣言》提到：「對話、理解和對

¹⁵ 見《道德經》第十九章：「見素抱樸，少私寡欲。」第五十九章：「治人，事天，莫若嗇。」王卡：《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還淳第十九〉，頁 75-76；〈守道第五十九〉，頁 230。

¹⁶ 王卡：《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立戒第四十四〉，頁 175。

¹⁷ 王卡：《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儉欲第四十六〉，頁 181-182。

¹⁸ 王卡：《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儉武第三十〉，頁 121。

¹⁹ 王卡：《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任契第七十九〉，頁 300-301。

寬容、接納他人、和平共處的文化的廣泛宣傳，將大大有助於減少許多經濟、社會、政治和環境問題，這些問題在嚴重影響到大部分人類。」這亦正是發展人類友愛的基礎。

(六)

人類社會的物質文明依靠科技和技術去推動，但它的精神文明建基於道德倫理價值，而當中離不開傳統宗教信仰的成份。二十一世紀日新月異的資訊科技革命為人類社會帶來了不可逆轉的變化，傳統宗教信仰行之已久的模式雖然受到重大的影響，但這些信仰在歷史長河中已經跨越過一個又一個時代的挑戰。形式的改換不會動搖信仰的核心價值，正如清和子尹志平所說的「道同時異」。近幾十年道教團體就積極嘗試以各種新媒介作為傳播信仰的工具，正正體現了這種理念。以香港蓬瀛仙館為例，該館從 1990 年代中期起設立了香港道樂團、道教文化資料庫網站、「道通天地」影視頻道等等項目，而到了 2010 年代中後期更積極採用各類社交媒體。然而無論採用何種傳播媒介或工具，其目的不會離開尊道貴德、濟世度人的思想，而體現道教之「道」的慈愛之心、儉樸之心和謙讓之心，對在當下時代如何理解和處理欲望和衝突仍然深具意義。

[Abstract] In Chapter 80 of *Daodejing*, Laozi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a small country with a small population,” describing an ideal society dominated by simple and modest life. This concept makes many people think that Daoism is equivalent to an ideology of reclusiveness. Daoist practice advocates the “immortal ways” that stand aloof from the mortal earth, further strengthening this impression. In fact, the *Daodejing* also has content related to the author’s concern about politics and society. For example, Chapter 54 talks about how people live out “Dao,” starting from themselves to the “family,” “township,” “nation,” and even the “whole world.” Now that human civilization has entered the information age, Daoist belief and culture have also spread to the world along with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How Daoism should respond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aterial civilization with the wisdom of the true meaning of religion and how to communicate with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and religions are important topics to explore.